

東維子文集

六



東維子文集卷之二十七

會稽錢屋楊維楨廉夫著

書

與同年索廉使書

古者天子之於諸侯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廢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尅在位則有讓然天子之耳目不能遍觀而盡察也故每一州置一伯焉以佐天子之耳目而行其廢讓得一賢伯而所統諸侯不敢有侵虐之政無侵虐而民無有不得其所者此古之賢伯係於時者重如是也今之守令古之諸侯職也今之肅政使古之州伯職也守令之在位者逸培尅也賢者

失也老者遺也土地者不治也而朝廷不知肅政者不察
問有一二自強於職土之所當慶者不得譽于左右則覆
得所讓是非皂白俱亂其真於是民有訴其冤者如訴于
又不得已而謁其所欲者如謁之於鬼神遂致民氣鬱而
不伸小則乖于一邑大者乖於天下長慮君子其不為之
慄二哉伏惟閣下出身以 天子之賜進士閣下之任官
以 天子之寄耳目士有握抱不得展布者以為不得其
時與地也今閣下之任得其時矣得其地矣而不以古賢
伯之任巡行州郡入其疆宜得慶與讓者不知所慶讓焉
民之鬱不知所伸焉則閣下之得其時者與無時同閣下
之得其地者與無地等而閣下之出身曾亦何優于旁岐

雜進之人入閣下之受官又何優於一州一邑之濫而勿
治哉某于閣下雲泥異途而名則同年也棄官以來已無
意于時事而僑居錢唐當北南之會人有自南來談肅政
便者之政厯々如指掌聞閣下行部福興已若干日而父
老之望閣下未有所聞覆有所指議流言者亦可畏也時
吾同年故輒有布于閣下幸閣下察焉上有以佐 明天
子耳目之寄而下有以闔塞南北行者之言也不勝幸甚

投秦運使書

某聞私門塞者公道達私事息者公事明公之與私陰陽
水火勢也伸道之公者無他能自屈其私而已矣伏惟閣
下清德茂望由臺憲表臣當監漕之寄乎兩浙臨政以來

事之損益因革黜陟用罷一以公為遺包直請謁無所容
枉竊私門塞矣持三尺平桀黠吏不得挽觥之私事息矣
私門私事一無以于甚之公屬宜之吏效職而弗欺江之
商海之民皆願出于塗而服役於其上大課運流宿垢剗
刮最稱一專除命遍下自官漕者來未之或聞也然而倉
塲屬吏厄運課者前後凡數十百人豈無是非枉直其中
朝廷遣使廉問而訖不得其是非之公何也私之不自屈
者公之不伸于天下也故其抱枉受抑之人咸願決之于
閣下者以公之道在閣下也其得脫刑禁與省部文符而
去者已凡數十人而枉之大抑之久則莫如某也某以父
憂去司令之職而司令之課曾無一二虧欠而更持文深

者猶杖屨其罪不使其文符而去使公道不在閣下則更
者之言或得以移聽公道而在閣下則更持文深之過也
或謂彼數十人之去勢力使之也閣下不以勢力屈公道
則或者之言又過也故某其不避僭罪輒敢自明一言于
閣下惟閣下察之使移之大者伸抑之久者奮則閣下大
道之公不以某一人而累不然或者得以其病公道閣下
其能亡所累耶惟閣下以大道之公自任有以絕文深更
之過而解或人之疑且以恕某自問之罪幸甚幸甚

上樊恭政書

某謹再拜奉書于大丞相公先生閣下某聞士有鼓琴於
汾停而釣書牕之曰美哉琴意在山澤而有廊廡之志夫

聲被于琴枯木之器也而意之所存聽者得焉而況士之意發而成聲：發而成文者乎萬一遇知己之聽則其洞見所在者宜有過于釣者之聽琴也已伏惟閣下以中州間氣出為當代之英不事舉子學而為天下文章之宗士之相指數于下者曰許夫子而後有子姚子子元子姚元之後而有子樊子而已耳士不志于見天人君子則已如有志也其不趨下風而求出門下者則其自棄者也某幸早職閣下於任公敬叔之門閣下佐司于中書時敬叔嘗遣某持書幣不遠數千里請見閣下而以病不果行今閣下在行垣去某之居不百里也某嘗僕、趨下風而又以閣禁之嚴艱于見也則其惟有退處于野與田叟野老為

任耳然力不任負來而又竊食于吳教授市中兒以為妻
子之養周年之士有舉其於錢唐典市之官使苟食于市
猶勝于挾策小兒去家僅一水隔猶勝于調邊數千里其
相知無踰于同年而所舉如此則其之不受知於當世而
切於知己者之求蓋可知矣傳曰隱雷自天而昆蟲已
听陰而在漢而桂礎先覺幾之先動於物類者如此其之
於閣下懸隔若相絕而心動于閣下見于先覺則恒目睫
之近故敢不以再進為瀆而懷抱所著曰平鳴集者二十
卷古樂府辭者十卷謹上獻閣下蓋將托知己于閣下也
閣下倘賜之聽覽則某之心所存者將有自為其不愈知
音于汾亭者之琴吾不信矣謹書

上寶相公書

某謹再拜奉書於復齋司憲相公先生閣下嘗聞士屈於
不知已而伸于知己者遇知己而不訕則亦與不知已者
等耳有本於此懷抱利器而以世之流言中傷不得與時
之君子者列必急于求知已非急於未知也急於伸志也
僕自棄官以終二親之養：既終而吏部不調者十年然
十年之中服近文章砥礪廉隅未嘗敢一日叛吾教也世
之自謂英傑之士往：有不遠數千里考德問業于僕者
則僕又以自信決非明世棄才也僕所著三史統論禁林
已韙余言而司選曹者顧以流言棄余謂楊公雖名進士
有史才其人志過矯激署之筦庫以勞其身忍其性亦以

大其器也枕口務天下之都務也俾提舉其課而後徐以
清華處之未晚也僕之不過如此屈於不知己者也士過
不知己雖孔孟聖且辨不能白於人矧又蔽以流言者歟
伏惟閣下以高等進士賜出身號龍虎之榜不二十年啟
厯清要為明天子耳目才賢所在雖仇必舉雖草野必訪
矧又屬知己者乎而僕未嘗伸吭鳴一言于閣下則仆之
自棄罪也僕在吳興時固嘗執筆以登載閣下之治績在
錢唐時又嘗偕歐陽生以待筆牘于閣下則謂之舊知己
可也久必待遠必致者儒行之言舉舊者如此仆為閣下
也久去閣下也遠閣下在高要舉舊而不改儒行信其賢
而不信人之流言則僕之不避瀆而鳴知己于閣下者不

得免也庸自輒敢有布于閣下惟閣下賜之覽察焉則仆之伸于知己者在閣下而不在他人也決矣

代宋無逸上省都事書

去秋舉錢舜江伏承教誨與誘意甚勤懇若將推而納諸古學者之後公卿不接晚生久矣何幸親承其寵是以感激忖度立忘寢食思所以報知己孔子曰才難其始讀此猶以為疑以為人苟有志何才不可成矣難之有更涉七八載志雖不變而其學視之古人奚翅霄壤之殊然後知才之成信乎其難也蓋某自九歲知讀書陋邦之中無良師友誦習數載雖訓詁莫曉年十六歲去學吏時家作益落先人沒六年矣十日讀言行錄至范文正公事悚然如

有所發願如古人所以立志然猶未知所以用力今年春
游暨陽從錢屋先生學春秋方其欲往親戚謫其迂鄉里
哂其狂幸而楊先生遇之如骨肉不然不能一朝居也幸
粗聞為學之方則循序漸進供其心而盜其功者為庶幾
也以故絕去狂妄躁急之心掃洒一室寂寞自若宜五六
年而才亦不知其成與否也自顧蓬蓽之家累從產薄生
母年近六十嗟太息以某雖從事於學而不能略有所
補於是奮不知恥而見公明嗚呼不有知己如明公者何
以成其志哉某於明公其分甚遠絕一旦拜下風即謂可
教心待之以禮其後數進見恩意彌篤伏語之曰人以貴
盛而遊于卑污者多矣生微賤而能卓然自立未必不至

貴盛也勉之哉某立志之迂雖親戚不見閔而明公愷
若是則世之知己者未有深于明公者也遇知己者而不
求所以自伸則與自弃者宁有異乎故復陳其坎坷之狀
達于左右伏惟終曩日玉成之賜為之留意使上有以寬
親之憂下有以安己之志得致其材之所進而無難成之
歎不勝感恩之至罄意而言不覺繁委惟少垂察焉

與吳宗師書

僕讀傳至孔子稱老子通禮樂明道德之周遂師老子則
知先王之禮樂道德 老子者未墜而孔子師焉孔子師
老子則老子道與孔子道弗殊且老子周歲室之史也又
知其學有資於時君不徒五子言道德之述也後之道家

宗老氏太史公取其言約而易然事少而功多故西京賢
君資之為南面之術而成清淨寧一之治其效不誣已迨
後者宗其傳而欲滅絕禮樂摠提仁義曰虛無可以為治
吐納可以長生則吾未知其說也我朝抑黜百家尊上孔
氏而老氏之宗仍俾其徒申教章以裨治化故今孔老氏
之學並行而不爐火老氏之傳至後漢實為輔漢氏之術
其數能使上之人恭己垂衣裳而治而庶類之繁幽而百
靈之祕罔不從今而受職以驚動之古初之所無而實吾
先聖師之所不能有也宜上人攸崇之呼為天人之師法
屬國不得私懷劍章而俾得懷之王公大臣無不名而拜
者而俾得不名不拜其恩隆數矣人絕古之所無也天既

昌其貝姓以壽其術必昌其徒以衛其道如今桂堂氏與
足下後先出乎其間蓋不偶然矣今天子留志史學以
館閣之才為不足遣使草野以聘處士之良而於足下濶
去康陞賜之燕坐訪問至道以及乎歷代圖史成敗禍福
之跡足下片言又足以了敘可否雖一時稱良史才者不
能過比之鼻祖藏室並有光矣傳曰學老子者絀儒
學儒學亦拙老子其儒者徒也孔子不能不師老子其其
敢絀老子而以足下之道為異而不資求其所至者歟其
蚤年以試藝上春官識足下於京師足下還山而其亦去
官又與足下會于錢唐湖上然未能獲一議論交一文
字之往復近因足下高徒某南歸蕃陽庸是上淑孔子師

老子之原而知足下之道未嘗余悖者書之以達掌記惟
足下不以儒學為絀而有以先王禮樂道德之未墜者教
余則幸甚三火統辨若干言大禹觀銘仁清觀碑二通隨
此錄上不宜

說

鈍之字說

雲間郁生又名之曰銳請字於予予字以鈍之銳必鈍銳
不鈍養銳者摧矣三尺之鋒出削示人曰孰敢櫻我而敵
有折之者鋒不藏也鋒銳而藏于不銳其孰能禦我之銳
哉故曰銳以鈍養老子曰大辨若訥大巧若拙老子之辨
養於訥天下之辨莫能勝老子之巧養于拙天下之巧莫

能爭生之銳養於鈍則天下之銳莫能敵矣庖丁之刃十
九年所解千牛而鋒若新發硎者何也其投刃於虛者鈍
以養其銳耳鈍之勉哉以銳用銳二下有攪之者以鈍用
銳千牛之解者恢二乎其餘地也鈍之勉哉毋輕用銳

數說贈吳鍾山

予讀吾志觀趙達九宮一算之術其計飛蝗推鹿回冥某
年月日時中之類其應如神公孫滕事之為師欲得其術
而為此術父子不相授受也夫聖賢道學固有授受而術
者之本雖父子不能相授受也學不難于聖賢乎松江吳
鍾山以大一九宮諸算之術鳴江湖間自謂其學傳之父
竹所君竹所有傳之其父一峰君趙達父子不能傳其傳